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樂仲瞻

樂生仲瞻，海甯人，固世家子而中落者。讀書之外，好擊劍馳馬。負意氣，尚豪俠，有朱家、郭解之風。鄰婦有殊色，見生過，必注目視之，甚屬意焉。生偽為弗知焉者，俯首捷趨逡過。俄而鄰氏子死，婦新寡，喪中不忘塗澤。鄰近浮浪子弟附腥慕羶者，日至其門。優伶中有阿虎者，貌頗佳，且工內媚術。每登場演劇，小家女子，北里蕩婦，幾欲看殺。鄰婦賣花媼以重利招之往，狐綏鴛合，丑聲藉藉於閭巷間。其姑戒之勿聽，反肆詬詈。生適經其門外，聞而怒焉，曰：「當有以懲之！」夜半，排闥入其舍，執婦及伶，裸而繫諸牀柱，俱塞其口。翌午，雙扉不啟，其姑疑其有異，呼鄰人入覘之，大駭，其事以敗。有某尼庵不守清淨戒，以冶容惑過客，墮其術中者，多致性命憂。生知之，忿然曰：「此釋迦氏之罪人也！佛門廣大，豈能容此！」一夕，縱火焚之，蕩為灰燼。生所為多類此。會海疆事起，生請於當道，願糾集同志五百人，拔戟自成一隊，入海毀其饑饉。當道方事羈縻，弗許。及敵以詭計我師船，生請盡驅其人於境外，以斷接濟，更獻奇策，牽制其師。當道以和局將成，婉辭之。生由是慷慨感憤，日沈湎於酒，曰：「魏秀才真吾良友哉！日與之游，但覺宇宙之廣，日月之長，而幾不知人世間有險阻艱難事也。」

有中表昆弟，需次蜀垣，聞已補闕為某縣令，思往訪之，乘輪船抵宜昌，小憩逆旅。宵漏已深，隱聞有女子嚶嚶泣聲。諦聽之，出自牀畔。叱之，遽止；須臾，又作，音更淒咽，抑若自鳴其冤苦者。生知是鬼，即亦不懼，但翦燈危坐以待之。久之，其聲由遠而近，逕趨而前，伏拜於地，旋起，背燈而立。生視之，一□七八歲許絕妙女郎也。自陳：「姓顧，字佛奴。少居此室中。父為湖北巡檢司，罷官後貧不能歸，落流此間，借賣擊窠大字為餬口。奴早歲失母，惟依一媼，素讀書，頗好詩詞。因父指授，能作楷隸，一時求書者，戶外屢滿。有狂生馮碩侯者，豔奴之容，屢以乞書階進，妄綴風花月露之詞，求寫縑素。彼為援琴之挑，奴作投梭之拒。因蜚語，以快其私。妾父不察，謂奴有玷閨箴，陷於輕薄。奴一時怨忿，畢命紅羅。公，君子人也。秉正不阿、鬼神欽矚，必能辯妾冤誣，表彰泉壤，則雖死之日，猶生之年。」言竟，趨前盈盈再拜。生止之，因命之坐。諦觀之，丰韻娉婷，體態綽約，長眉入鬢，秀鬢承顛，固畫圖中人也。生曰：「卿死後瘞玉埋香，果在何處？」女曰：「既葬於君牀下。夜間君鼾寢之聲，達於戶外，宵深轉側，如在耳畔。」女見几上書籍縱橫，偶抽一冊觀之，則王建宮詞也。曰：「昔年兒已盡和之。百首中多有意重詞復者，當非一時所作也。」生曰：「卿舊日詩詞尚憶得否？」女曰：「孤魂飄泊，無所依憑，偶憶前塵，恍如夢寐。」生啟篋出素箋，乞女作字。女為書四幅，結體適媚，簪花筆格，居然無愧。生亟贊其妙，曰：「敬當什襲珍藏，傳為佳話。」俄聞窗外雨聲淅瀝，生催女令去。女以獨行膽怯，瑟縮不前，含顰欲涕。生憐之，房中固有閒榻，特置衾褥，命女寢焉。自是女留不去，日則拈弄筆研，夕則偕生談笑。生亦幾忘在羈旅中，遲回不發。相處月餘，女固無生不歡，生亦非女莫樂。然止談風月，訂文字，絕不涉一諧謔語。生本獨處一室，寡交遊，恒鍵戶不出。寓中人即有入生室者，絕無所睹。女往來生側，惟生見之。目言耳語，他人均不及覺也。

生思挈女同往蜀中，以破寂寞。試商之女。女欣然願從。惟慮關河有神巫阻，延羽士以黃紙書符，為城隍牒文數□通，鈐以木印。生曰：「此作何用？」女曰：「即路引也。每至一處焚之，雖涉遠道，如履康衢。」及抵成都，生友已罷職閒居，聽鼓應官，景況蕭索。以生至，假舊家一別墅居之。生室在園西偏，庭中多栽紅芍藥，築雕闌以護之；小樓三楹，尚為幽敞。此外雖有樓台亭榭之勝，而久無人居，荒地異常，蛸屋角，鴉鳴庭隅，一至夜間，諸怪畢作，人者毛戴。生自恃剛正，絕無所畏。初，日三餐取諸外肆，生頗以為弗便。女以自炊請，曰：「素手調羹湯，本所習慣，烹飪之法，自有家傳。雖味不逮易牙，然淄澠能別，當不讓韋廚食品也。」生曰：「此事何敢煩卿？」女弗聽，陰購釜砧，割鮮以進，味勝市脯□倍，由是生非女手調不甘。女亦漸能進煙火食，飲酒可盡一斗。有時與生對酌，生醉而女尚未醺也，爰呼女為「女劉伶」。蜀中山水，奇詭峻險甲天下，三峽、巫峨，森秀萬狀，瞿唐、灑口，波濤洶瀚。生固好游，臨水登山，輒與女俱。

一日，行抵峨眉山麓，遇一黃冠，神采聳異，於叢眾中見生，急前而長揖曰：「君近來亦有佳遇乎？」生曰：「無之。」曰：「此亦風流文雅，具有前緣，幸勿終棄。」因即於所負葫蘆中傾藥三丸，昇生曰：「歸與君所眷服之，自成形體，可證地仙。子身具俠骨，胸有仙心。尚其勉之，勿墮前業。」當生與道士言時，覓女，倏已不見；道士甫去，而女又在生左右。生曰：「卿何避之亟也？豈心有所畏哉？」女曰：「此即漢赤松子，張留侯曾從之游者也。君今適相邂逅，福亦不淺哉。」生示以藥丸，金光璀璨。女遽掬而納之口，頓覺容采煥發，光豔絕倫，顧行日中，有影亭亭。女向空頂禮，曰：「謹謝大仙。奴自此脫離鬼趣矣。」女由是不能隱形，令生托言購自成都北鄉，將以備位小星，並買婢供驅使。一切香奩中物，悉為覓致。既歸成都，見者盡驚為天人，謂：「樂生何■，一旦而驟獲此麗偶哉！」顧生雖與女同衾，未嘗及亂，擬歸而見於祖廟，然後行合巹禮焉。女戲呼生為「吳兒木石腸」。

一夕，女夢中驚醒，急蹴生起曰：「君大難至矣！何不速行！」生問故。女曰：「君前焚尼庵，有之乎？今此尼訟君於地府，將與君對質，冥中勾票已出矣。欲免此災，非求前日之煉師不可。彼住持峨眉西麓道觀。君盍一行，妾請偕往。」味爽，袱被過征。既至，果見前道者，長女認以哀之。道者曰：「個妮子殊纏擾煞人。」向生曰：「可書生年八字來。」既書，又令具籍貫，填履歷。自以朱篆寫於黃紙，字皆作蝌蚪形，不能辨識，投諸神前巨爐。須臾，有白鶴銜朱書自絳霄飛下，道者略閱一過，有喜色。謂生曰：「子事解矣。幽冥主者以子能興義憤，延壽一紀。子其安歸，後宜平心息氣，以底於道，勿徒恃一時血氣之勇也。戒之勿忘。」

逾年，生偕女回硤石鎮。蓋自經赭寇之亂，至是始歸故里。閭巷蕭條，屋廬傾圮，不復相識。物是人非，幾類丁令威化鶴歸來景況。生惻恒之餘，悟道益深。以重值買牛眠地，築墳營屋，葬其雙親；又售田千畝為義莊，為他日祭祀之需；盡散資財以贖族人，族中貧乏者，咸嘖嘖頌其義舉。生居半載，將作汗漫遊。謂女曰：「余視人世浮榮，如飄風之吹馬耳，石火電光，鏡花水月，一切皆幻。余夙願已償，了無罣礙，擬欲入深山密林，尋前時道者，當必有所遇焉。卿其能從我乎？」女曰：「是我心也。奴自死復生，真如一夢。嘗世味，有同嚼蠟，敝屣形骸，芥視富貴，固已久矣，豈待君一言而後決哉！」遂登峨眉山，不知所終。